

「目」

戈贵锋 译

本多 孝好

一起孤独

ALONE TOGETHER

新生代
最受瞩目的小说家

一起孤独

ALONE TOGETHER

ALONE TOGETHER

©TAKAYOSHI HONDA,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Futabasha Publisher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5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起孤独 / (日) 本多孝好著；戈贵锋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6

ISBN 978-7-5534-6471-8

I. ①一… II. ①本…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4735号

一起孤独

作 者 [日]本多孝好

译 者 戈贵锋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6471-8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一起孤独

ALONE TOGETHER

风向变了。湿润的风带着栀子花的芳香，轻拂过我的脸庞。透过敞开的玻璃窗朝院子里望去，巴掌大的院子里整齐有序地种着各种植物，有桂花树、山茶花、栀子花、海棠花。

在狭小的日式房间里，我和教授在刷了黑漆的桌子边对面而坐。我的双脚脚趾早就失去了知觉。我们面前分别放着沏满水的茶杯，但我俩谁都没碰过。教授仿佛忘了面前还有茶杯，而我却没机会将其端到手里。教授似乎正在为某些事感到烦躁不安。远方的干线公路上传来悠长的汽笛声。

“我有……”

待汽笛余音消失后，教授终于开口说话了。听到教授说话，我将目光转回教授身上。

“有一事相托。”

“您请讲。”

我默默地观察着教授的脸，同时等待他的后文。他的面容苍老，与三年前相比已是大不一样。与其说他的脸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毋宁说他的脸让人联想到了“丧失”二字。某种可以阻止苍老的东西从他脸上消失了，譬如说——意志。

我禁不住将教授三年前的容貌与眼前看到的脸重叠起来进行对比。他三年前就已经是教授了，而那时的我只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教授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八十多名新生，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超越威严的神圣感。教授是脑神经学的权威，在校内，他是最有希望的下任校长候选人，在校外，他担任着政府咨询机构等众多组织的重要职务。据说，他本不是给毫无医学常识的一年级新生上课的人选，但是，他感慨现今的医师资质低下，因此在他本人强烈的要求下，承担了给我们授课的任务。教授站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双眼迅速从学生身上扫过。他仅凭从瘦小的身体中散发出的能量，便轻而易举地把八十多个年轻人震慑住了。

“你不觉得纳闷儿吗？”

教授的声音将他三年前的身影从我脑海中驱赶殆尽。我的眼前只剩下这个略显苍老的男人。

我反问道：“纳闷儿？纳闷儿什么？”

“我和你，虽然说不上是素不相识，但也差不多吧。你来听过我几次课？五次，还是六次？”

“六次。”

“对于我而言，你不过是每年入学的数十名新生中的一员而已，何况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我为什么要特地把你喊过来呢，难道你不纳闷儿吗？”

“在纳闷儿之前，我首先感到吃惊。你竟然还记得我这个没等到第二年夏天便退学了的。”

教授颌首道：“我听过你主动退学的消息，虽然也觉得有点可惜，但说实话，我却没怎么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一个月前，我看了一篇新闻报道，里面提及专门收留不肯上学的中小学生的私塾，并对此做了专访。我在展示教学场景的照片里看到了你。我自己都……”

教授笑了一笑，续道：“其实连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为什么会记得早在三年前就已经退学的你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为什么呢？”

说到最后，他开始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教授的视线越过我的肩膀望向空中，仿佛在追忆往昔。那时，我只跟教授说过一次话。

教授当时正在讲述关于大脑的问题，他给我们讲授大脑精密的构造，并告诉我们说人类基本上没有了解大脑。

“有问题吗？”

下课铃响了，教授面对蠢蠢欲动的学生们随口问道。我举起了手。

教授捕捉到我的视线，对我点点头。不知是否因为已经有了活动计划，几个学生对教授拖堂之事长吁短叹。我无视他们的叹息，站了起来。

“你刚才说，大脑有很多人类尚无法了解的部分。”

教授颌首表示认同。

“既然如此，”我克制着犹豫，问道：“你说诅咒会不会进入大脑呢？”

教授用手扶着眼镜腿，眯着眼睛，讶然问道：“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有机会进入大脑？”

“诅咒——Curse，某人祈祷另一个人的不幸。”

“诅咒进入大脑？这是什么意思？”

“诅咒按照他人的意志，把情报输入无意识的领域，从而操纵拥有该大脑的个体的可能性。”

“喂，喂！你在瞎扯些什么呀！”

不知是谁开玩笑地喊了一句，学生们哄堂大笑。我没有笑，教授也没有笑。

“关于诅咒，”教授似乎在责备大家的哄笑，他肃容说道：“有关诅咒，我不太清楚。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人类尚未了解大脑所有的功能。就算到了未来，恐怕人们都不会彻底了解大脑。在人类绝对无法了解的大脑领域里，或许住着神灵和恶魔，正是他们掌管着祝福或诅咒。因此，你问我可能性，我只能这样答复你——这种可能性是不可否认的。你大概会觉得我的回答跟没回答一样，但是，如果继续深入探讨的话，便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教室登时变得一片死寂。

最初的沉默，是教授肃然开口所致；接下来的沉默，则是学生们被教授的回答惊呆。

神灵 VS 恶魔，祝福 VS 诅咒……

医科大学的教授对新生们说的话也太出格了。而教授毫不畏惧这突如其来的沉默，对着满教室的学生们朗声说道：“各

位新生，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请你们牢牢记住，医术是一种神职，医生是神职人员。嘲笑神灵和恶魔的人是无法胜任医生工作的，嘲笑祈祷和诅咒的人是无法胜任医生工作的。在人类燃尽自己所有热情、耗尽自己一生精力的地方，有神灵和恶魔的存在，也有祝福与诅咒的存在。我再强调一遍，医生是神职人员！而你们，则是未来的神职人员！这一点请你们务必记住！”

说完，教授丢下目瞪口呆的学生们，悠然离开教室。

“那是……”教授微微一笑：“那是我听过的最独特的问题。对，恐怕我就是因此才会记住你的。统一的知识只能让人们产生相同的好奇心。而你则不属于这个框架内，况且，我也不认识除你之外的其他这种人。”

恐怕真是这样的。

说完，教授自我认同般点了点头，把手伸向茶杯。我赶紧学着教授的动作，拿起茶杯。

“你在那所私塾里工作很长时间了吗？”

教授呷了一口早已冷掉的茶水，问道。

“退学后不久我便去了那所私塾，差不多快有两年了吧。”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退学呢？要知道能够考上我们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既需要你个人的努力，还需要花费很多钱。”

“是啊，”我点点头：“我努力过了，也花了很多钱。”

“那，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草率地选择了退学呢？”

“因为有件事我无论如何都要弄明白，所以才考入那所大学。但是，当教授你说不知道的时候，我便意识到这个方法行不通。即使我沿着教授你走过的路重走一遍，其结果也应该一样，所以我退学了。”

“是关于诅咒的事？”

“是的。”

教授盯着我的脸。

须臾，他欣然笑了。

“你好像不想提起诅咒的事嘛！”

“与其说我不想提及，”我说道：“倒不如说我怕把这个话题弄荒唐了。”

“荒唐的话题嘛，”教授笑道：“我倒是不讨厌。”

“我想早晚有一天我会说的，”我说道：“但目前不行。”

“我明白了。”

教授点点头，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他再次把手伸向茶杯，却没端起来。他用手指内侧抚摸着茶杯表面，仿佛茶杯上凹凸不平的纹路里隐藏着重要信息似的。我静静地等待着教授继续说话。

前天，邮递员把教授的信送到了我就职的私塾。他在信中首先就突然写信给我一事致歉，同时表示无论如何都想尽快见我一面。我刚刚从两周前的报上看到关于教授案件的报道，自然没有理由拒绝，所以按照信中附的地图来到了教授家。

“我说过有件事要拜托你的。”

教授边全神贯注地继续抚摸茶杯边对我说，似乎是在向我传达从其中解读到的信息。

“是的。”

“我想请你保护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我记得在我尚未退学时曾听说过教授的夫人早就过世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教授有交往过密的女人也不足为奇，并且，考虑到教授现在的状况，我不禁认为那个女人也正在为教授的案子而感到焦虑。我对教授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牵挂的女人产生了兴趣。

兴许教授猜透了我的想法，他紧盯着茶杯的目光略微抬高了一点，看了看我的表情，然后苦笑起来。

“不是你想得那样啦，虽然称之为女人，但那孩子不过才十四岁而已。”

“啊！十四岁！”我也苦笑起来。“做您女儿都嫌太小了吧！是您孙女吗？”

“不是，是女儿，是我杀死的那个女人的女儿。”

杀死。这个词令我们再次陷入沉默。

那种事，作为医疗行为是否妥当呢？是否有其必要性呢？他是否已经取得了患者家属的认可呢？那是否是作为安乐死或尊严死^①而应该采取的手段呢？鉴于教授的声名，各家报纸

① 若不治之症、身体障碍致使患者精神不清、异常痛苦，宜停止只是延长生命的治疗，使患者保持人的尊严死去。

几乎都在头版头条转发了那条新闻。最初被大肆报道的新闻经过大约两周的时间后，在报纸上已经只占很小的一块地方了。但是，在教授身边，各种骚扰却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少。在进入教授家之前，我还看到了几个貌似记者的人呢。放在房间角落里的电话，也被拔掉了电话线。

我问道：“您会被逮捕吗？”

“起码会被起诉，接下来就是耗费时日的审判了。”

教授淡淡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仿佛是谈论他人之事。

如果说我想问他些什么的话，我倒是有几个问题要问。

——您为什么杀死那女人呢？没有别的手段了吗？您将为此失去很多东西，您不惋惜吗？您现在后悔了吗？

然而，我最想问的是：对于那件事，您为何保持沉默呢？

自那条新闻爆出以来，我一直等着他辩解。我想教授肯定准备好了让人们去讨论的说辞。世人说他伪善也好，说他狡辩也罢，我想他都会向世人抛出他的说辞。但是，我错了。教授保持了沉默，犹如沉浸在英雄主义中的好莱坞电影的主角一样。他说过，医生是神职人员，而神职人员当不了英雄，更不可能成为英雄。无论是被世人忽略还是被世人轻视，神职人员都该坚持自己信奉的言论，都该向社会提出人们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但是，教授没有这么做。

原因何在呢？

“你说过医生是神职人员，对吧？”

教授点头表示认同。

“您的观点至今仍未改变，对吗？”

教授突然闭上眼睛，仿佛在自问是否有资格回答这个根本无须犹豫的问题。

“没错……”

教授睁开眼睛。那一瞬间，他的脸变回了在阶梯教室里震慑了年轻人的那张脸。

“没变。”

“我明白了。”我点点头，重拾刚才的话题：“您说让我保护她，难道那孩子有危险？”

“没有，她倒不是有危险。”教授犹豫着该如何表达那种感情，略略思忖之后，说道：“可能是有犯罪的意识吧。那孩子还处于需要监护人的年龄，而我却夺走了她的母亲。我想保护她，却没有资格。诚如你所说，我可能会被逮捕。总之，我想到了那则新闻，虽然有点一厢情愿，但我觉得你是足以保护她的。”

“他父亲呢？”

“健在。虽然她有父亲，不过……”

教授的话变得含糊不清，我无法听到更多内容。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说道：“虽说我在那样一所私塾里工作，但若就此认定我有特殊办法对付中小学生，那你就错了。我当不了那孩子的监护人。”

“不过，你或许可以和她成为朋友。”

“是的，前提是如果我跟那孩子奇迹般投缘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奇迹般投缘……”教授笑了，“但是，我想你们会的。”

我本来就没打算拒绝他，于是顺口说道：“那我试试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万分感谢。”

教授双手撑着桌面，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我这样答应下来，好不好呢？

在回家的电车上，这种念头无数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时值星期天的傍晚，电车里一片轻松。人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人在看漫画，有人在看小说，有人在听音乐，还有人在睡觉。

“只要与人相处……”

在身体随着电车单调的节奏摇摆之际，我偶然想到了父亲的话。

“只要与人相处，就会伤害到对方，自己也会受到伤害，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我和你或许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我们有时候会毁掉对方，有时候则会毁掉自己。”

我知道父亲说得没错。我不认为自己能够为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初中生做些什么，但是，我反复琢磨，却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在那种情况下拒绝教授委托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从车站上坡的路好像长了许多。回到只有十平方米的公寓里，我把手中的钥匙往桌上一扔，长叹了口气。当我脱掉

夹克准备洗脸时，突然感觉视线所及的某个角落里有东西动了一下。借助装在房间角落里的镜子可以看到门口的情况。我看到门口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不禁讶然回望。一个身材修长、穿着合体的灰西装的男人正站在那里。平时开门都会有很响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却连这种声音都没听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

“请问你是柳濂先生吗？”

男人望着不知所措的我，问道。他脸上浮现出的笑容让我觉得他是来推销产品的。但是，他的眼神无精打采。

“是我。”我把夹克重新披在肩上，转身走到男人面前，“有事？”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男人在我提出疑问之前，从西装内衣兜里掏出名片。名片上既没有住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写着他的姓名和头衔，是自由撰稿人。

我问道：“你是自由撰稿人？”

男人点了点头，答道：“是的。”

然而，他不像个自由撰稿人。他身上缺乏低俗的好奇心、高尚的使命感和其他一切能量。如果他说自己想成为陶艺家，结果遭受了挫折，或者说自己是偶然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的通俗音乐家，我倒是有几分相信。男人好像很不满意我的表情。他似乎觉得我把他当成了笨蛋。

我问道：“你想问什么？”

“我想就某大学医院里的杀人案问几个问题……你懂的。”

“笠井教授？”

“对，就是笠井。”

“你准备挺充分嘛。”我有些惊讶。“你究竟听谁说的？”

“我没有听任何人说起过，”男人保持着优雅的笑容和无精打采的眼神，“我从你去笠井家开始就一直跟踪着你。”

我立时感到不悦。问道：“跟踪我？”

“是的。我知道这很不礼貌。”

男人的视线越过我的肩膀朝屋里望去，仿佛在期待我请他进屋似的。而我则装作没看到。

“非常遗憾，我想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说的。”

对于我的拒绝，男人表现出一脸的意外。

“我去教授家是因为有点私人的事情，我不想跟你谈这件事，而且，有关案件的情况，我知道得不比报纸上报道的多。”

“是这样啊……”男人像是佩服又像是蔑视似地感慨了一句，继而望着我头顶的上方寻思片刻，缓缓说道：“既然如此……我能否听听你对这件事的感想呢？”

“感想？”

“对，感想。柳濂先生是教授的熟人，不知你对那件事有何看法？”

“非常抱歉。”我把名片还给男人，说道：“我想我没理由对你说这些事。”

“案件是两个月前发生的。”

男人没有伸手去接我还回去的名片，甚至无视我的动作。